文選卷二十五

贈荅五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泰機荅傅咸一首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一荅兄機一首

一荅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荅盧諶一首并書

一重贈盧諶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一贈崔溫一首

荅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荅靈運一首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贈荅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以下在二十六卷之前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靈運一首
王僧達荅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酬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詩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作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爲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發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贈答下

贈何劭王濟一首 五言并序

傅長虞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爲司隸校尉甍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 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王隱晉書曰王濟爲國子祭酒 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 情猶同生義則師友 左氏傳曰鄭宰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爲散騎常侍遷侍中傅暢晉諸公贊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爲侍中 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 漢書曰灌夫竇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 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 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逼內外三詩傳曰邇洞從之 歷試無效且有家艱 尚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 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詞也

日月光大清列宿曜紫

楚國

將

微鶡冠子曰上及大清下及大寧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赫赫大晉朝明明闕皇闈左氏傳子襄曰赫赫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闈公寔省之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詞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揆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彤庭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華以四張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璫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曰希庶也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表陽碑曰邈矣高蹤孰能尅茲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臨川靡芳餌何爲空守坻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溪川之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爲大釣惰牛以爲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槁葉自喻也毛詩曰擢令擢令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者去汝毛萇詩傳曰違離也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韓詩曰何爲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各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飢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蓽門圭竇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樂道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廣雅曰云有也論語曰退而省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曰清夷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抉暇禦量掩其弘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哩清夷

荅傅咸一首五言

郭泰機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寔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非復文辭所能故可施用之才而兄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屬直戲以荅其詩云

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素絲喻德寔女喻賤也傳咸贈詩曰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爲容崔駰七言曰皦皦練絲退濁汗曹植閑居賦曰願同余於寒女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言不見用也傅咸贈詩曰貧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衣工喻傅咸也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可棄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言凡人皆不能恕已爲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一集亦云爲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荅而云贈婦誤也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言已朝餐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陸士龍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煢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

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娉以姱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坐過望之渥恩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容色也孟子曰觀海者難爲水華忌日晏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牖娥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三爲粲賈逵曰粲亦美貌西城善雅儛總章饒清彈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總章伎郎古之友樂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皓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袂如迴雪佛徊相侔瞥若電伐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洛神賦曰華容婀娜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清辭歸書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近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也棄宣北辰星問此玄龍煥北辰言不移也玄龍煥美女也言棄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衆姬卽指西城總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荅兄機一首五言

陸士龍士衡前爲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荅之

悠遠途可極別促怨會長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悲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銜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機詩曰指途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毛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爲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爲東時岳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言已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晉星法言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相見也商辰星也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機詩曰安得同攜手契闊成騑服故荅云衡軌牽牛不以服箱濟曰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

故云南北以龍之 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日暮未戈以相征討

荅張士然五言

龍

新序一段在風塵 翻一段在榛下

陸士衡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 翰曰激急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 脩路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也初辟大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諶求為匹磾別駕諶戲詩與琨故有此若後琨竟為匹磾所害也

遠旨 下有注

劉越石 此下有注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玩猶愛弄也慨然以悲歎然以喜昏在少壯未嘗檢括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疎曠也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慤矣矣去矣就矣哀矣樂之謂也自頃輔張困於逆亂輔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亡親友彫殘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粲攻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負杖行吟則百

遠旨 張子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于言漢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道古今之通義

興

才生於世世實須才才謙正者本作陽書曰鈔兵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和氏之璧焉得獨昭於呈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隋掌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天下之寶當於天下共之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昏騄驥倚輈於吳

陸士衡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榛棘也 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周禮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廣雅曰脩循順也 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艮隣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適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艮隣則見君子也 銑曰脩長窮極循順也 向曰百城郡也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隣謂吳漢之異 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毛詩曰淮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髣髴以遥見魏文帝詩曰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合虛親也感此憶桑梓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毛詩曰行邁靡靡行貌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轗軻長辛苦

荅盧諶詩并書 四言

劉越石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玩猶愛弄也慨然以悲歎然以喜昏在少壯未嘗檢括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嵇生之放曠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嵇宗也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疎曠也 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眞矣慨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 自頃輈張困於逆亂輈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亡親友彫殘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粲攻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 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 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 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蘇武荅李陵書曰無念足下才爲世生器爲時出 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隋掌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 天下之寶當於天下共之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爲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聘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 昔騄驥倚輈於吳

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屈尼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輈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輈轅也古今地名曰負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無遇驥之事因伯樂而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驥裹良樂之所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楊雄曰以爲遇不遇命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鄭玄周禮注曰屬繫也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稱旨稱其意旨也稱赤證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毛萇詩傳曰適祇適也琨頓首頓首久惟尼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

尼運初遭陽爻在六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遭成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乾象棟傾坤儀舟覆乾坤謂天地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橫厲糾紛群妖競逐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楚辭曰櫂舟航以橫厲范曄後漢書李彭曰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彼黍離離彼稷育育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其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也天地無心萬物同芻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同芻謂皆爲芻狗也已見下句禍因莫驗福善則虛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逆有全邑義無完都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蘂夏落毒卉冬敷英蘂以喻晉朝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比讒佞也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其二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結芻爲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棄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咨余軟弱弗克負荷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爲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爰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軟奴亂切衍蠱仍彰榮寵屢加孔安國尚書傳曰僭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體瑕隙也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琨自謂也言遭凶禍而遷播協韻補何切聲類曰播散也忠隕于國孝愆于家范曄後漢書世祖誡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斯罪之積如彼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釁之深終莫能磨其三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郁穆舊姻嫵嫵新婚臧榮緒晉書曰琨妻郎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嫵嫵之衰人曰覯爾新婚裹糧攜弱匍匐星奔左氏傳晉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未輟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爲鄉導琨來救倚盧未至太原太原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奔馬步擔不免爲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諶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張晏漢書曰孺子爲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

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長懸蕾孤永負寃魂其四結上二句也蕾孤謂三孽也寃魂謂二族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獻之孽生者也亭亭孤幹獨生無伴孤幹孤生之竹也王隱晉書曰堀遣兄子演領兗州石勒圍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亭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自盡爲所虜也以喻諶宋玉笛賦曰倚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侶也綠葉繁縟柔條脩罕玉笛賦曰罕節簡枝朝採爾實夕捋爾竿字林曰竿木挺也協韻公旦切竿翠豐尋逸珠盈椀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乎庭虛情滿其五去謂之匹禪之所也逝將已兒上文白虎通曰憂痛憤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痒此秋棘春林以喻匹禪秋棘喻自喻也有鳥翻飛不遑休息鳥謂鳳以喻諶也毛詩曰肇允彼桃蟲飛惟鳥匪桐不棲匪竹不食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戢斂也翰高飛也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其六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敬之音以賞奏味以殊珍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爲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文以明言言以暢神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澄醪覆觴絲竹生塵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素卷莫啟幄無談賓謂文言也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其七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爵位資忠履信武烈文昭閑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旅弓騂騂輿馬翹翹孟子曰夫招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詩曰騂騂角弓毛萇曰騂騂調利也乃眷長縻是繼是鏞薦雅曰縻索也說文曰鏞馬勒傍鐵也何以贈子竭心公朝毛詩曰何以贈之鸚鵡賦曰荷竭心於所事曹子建來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也何以敘懷引領長謠其八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重贈盧諶一首五言　臧榮緒晉書曰盧諶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素無奇畧以常詞酬混

劉越石

握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璆懸璧懸黎以爲璧以喻諶也琴操下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玉玉難爲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惟彼大公望昔在渭濱叟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爲卜曰干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彲非熊非羆公侯天遣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荅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爲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

平奇計使軍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爲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也留侯已見謝惠運張子房詩 重耳任西賢小白相射鉤 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顚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犨也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 二伯晉文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讐謂射鉤也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 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已想之而共遊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 論語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 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宜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 功業未及建久陽忽西流 家語曰孔子云脩事而能建業注曰建功業久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 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也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 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軨 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軨轅也 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贈劉琨一首并書 四言

盧子諒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傅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 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 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周禮注曰任用也 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 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之善鳴之分 莊子曰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 卷異遽子愚殊甯生 論語子曰遽伯玉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 匠者時眄不免餽賓 言在本闕不材故匠者時眄在鴈之善鳴故不免餽賓也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廣雅曰餽進食也餽與饋同仕眷切 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 宋衷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 自奉清塵于今五稔 楚辭曰閬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彰 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兮荷戈與祋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 去 運籌之謀厠蔽私之觀 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

毛萇曰

曰諸父兄弟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毛詩曰綢繆束薪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其爲知己古人罔踰 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 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 聶政已見別賦荆軻已見西征賦 意氣之間靡軀不悔 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矣生爲意氣刎頸楚辭曰子胥諫而靡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 雖微達節謂之可庶 達節已見上文 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 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 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 事與願違當忝外役 杜預左氏傳注曰已猶決竟也 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邁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 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 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分乖之際咸可歎慨 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 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致感之途或迫乎茲 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衿王逸曰歔欷啼貌也 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 先謂諶父也今謂琨也 感存後歔欷哉 周易繫辭曰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然前書非念亡觸物眷戀 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言不盡意 周易繫辭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違

另起

於盡言邪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 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 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 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爲挹 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 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棄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 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 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也 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 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眞珠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諶死罪死罪濟哲惟皇紹熙肖晉 皇謂懷帝也毛詩曰濟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興興也 振厥弛維光闡遠韻 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 有來斯雍至止伊順 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三台摛朗四岳增峻 其一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四岳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也 邑齊爲和不齊爲乖說文曰摛舒也尚書帝曰咨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也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 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 弘濟艱難對揚王休 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苟非異德曠世同流 言琨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逆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徽猷 伊諶陋宗昔遇嘉惠 爾雅曰遇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逆暢往事 申以

婚姻著以累世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其三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王室喪師私門播遷喪師謂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謀王室國語曰宜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圓嶠二山沉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茲願不遂中路阻顛阻顛謂諶父爲劉粲所害也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其四大鈞載運良辰遂往鵩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瞿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俗曰如昨忽爲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曙曩其五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曙曩伊何逝者彌疎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溫溫恭人慎終如初恭人謂瑕也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其六遺音謂諶父之言也窮孤諶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恤窮孤樛木喻琨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妙哉蔓葛得託樛木妙猶美也華不雲布華不星燭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承侔卞和質非荆璞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子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眷同尤

良用之驥騄其七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同古字通承亦既駕眷亦既親飾換駕猥方駕駿珍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換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駕駘也禮注曰方併也駕以方駿猥以方駿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弼諧靡成良謨莫陳尚書曰謨明弼諧無覬狐趙有與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罹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言已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義由恩深分隨昵加分猶節也綢繆委心自同匪他其九綢繆已見眷在暇日妙尋通理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也尤彼意氣使是節士言昔日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意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鮑昂有鴻漸浮雲之志鄭子曰世高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思情以體信而乃生感趣舍罔要窮達斯已其十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云趣舍無所要求窮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喜怒不等趨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憚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柰何也曰禪效忠飛聲有漢金日磾已見西征賦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桓桓撫軍古賢作冠

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磾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爲後進冠爾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既濟寇挫民阜周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朝右謂別駕也張璠漢記曰王堂爲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上懼任大下欣施厚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實祗高明敢忘所守其十二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相彼反浦尚在翔禽毛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鳶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斯心謂譏父母見害之心也曾語國人誦其世子曰是人斯而有自晁也每憑山海庶覿高深山海以喻琨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壤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沉其十三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長徽已纓逝將徙舉長徽已纓謂被匹磾所辟類乎徽纓之繫於已也周易曰繫用徽纆說文曰嬰繞也收跡西踐銜哀東顧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曷云塗遼曾不咫步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十四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已懼威而不行緜緜女蘿施于松標女蘿自喻松標謂琨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廣雅曰標末也必遙切稾澤洪幹晞陽豐條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久晞余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飈其十五飈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疑積纖質寔微衝飈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得意也得意而忘言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其十六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夫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先民頤意潛山隱机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嗒焉以喪其偶也仰熙丹崖俯澡綠水說文曰熙燥也澡也謂暴燥也無求於和自附衆美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和而養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慷慨遐蹤有愧高旨其十七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越謂琨被誚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惟同大觀萬殊一轍同大觀謂琨也鄒衍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爲一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爲一也死生既齊榮辱奚別列子揚朱曰生齊死齊賢愚齊貴賤齊王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處其玄根廓焉靡結其十八廣雅曰玄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爲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福爲禍始禍作福階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爲用本福爲禍先越記曰禍爲福先福爲禍堂天地盈虛寒暑周迴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夫差不祀釁在勝齊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句踐敗吳吳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也句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以喻琨也史記曰句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九命爲伯又曰夫差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也邈矣達度唯道是

杖達度亦謂瑰也形有未泰神無不暢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泰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如川之流如淵之量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國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也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 五言

集曰與溫太眞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眞又曰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游豫乎芳林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曰馬篇曰揚聲沙漠垂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厲疾貌也游子恆悲懷舉目增永慕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爲懽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言訴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朔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固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冢高氣勢也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備匈奴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思念也趙奢正疆埸秦人折北慮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左氏傳曰疆埸之惠一彼一此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恨以駑蹇姿徒煩飛子御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大雒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蕃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黜庶苟云免罪戾何暇牧民譽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長皆民譽也倪寬以殷黜終乃最衆賦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於負擔又曰晉悼公即位公宮之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夫漢書曰自武爲大司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二子謂崔溫也

荅魏子悌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埤蒼曰腋在肘後多士成大業群賢濟弘績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繽紛之徒騁其智辯並成大業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劉通曰時乎時不再來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

奭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般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寄身陰四嶽託好憑三益**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益一四岳謂劉琨也四岳已見上文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蓋矣**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聞鄭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易夷易也協韻以亦切**俱涉晉昌艱若更飛狐厄**王隱晉書曰惠帝以燉煌土界闊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磾爲此職諶在碑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代飛狐口奔安次也**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契闊已見上文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楚治兵以與君周旋**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燕丹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磾辟諶爲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乖離今我感悲欣使情惕**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精神之不通形骸已見上文**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賾**小雅曰賾深也**恨無隨侯珠以酬荊文璧**隨侯珠已見上文荊楚也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荊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乃命曰和氏之璧也傳玄豫章行也琅玕滋金匱文璧世所無

荅靈運一首 五言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罌清有餘也**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軒窗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爲物役也**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靈運愁霖詩序云示從兄宣遠**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魏文柳賦曰行旅即而迴眷毛詩曰眷言顧之**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長門賦曰伊余悲之慢惠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左氏傳智伯曰牽率老夫以至於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鄭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五言

謝宣遠

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荅

條繁林彌扇波清源愈濬阮德猷荅東道彥詩曰體直氣壹正源流深清**華宗誕吾昇之子紹前胤**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昇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傳曰胤嗣也**綢繆結風徽煙煴吐芳訊**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煙煴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訊鄭玄禮記注曰訊問也**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其一鴻漸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李顒阮彥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爲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華蕚相光飾嚶嚶悅同響**毛詩曰棠棣之華蕚不韡韡鄭玄曰興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

嗚嚶嚶鄭玄曰其嗚之志似於求友也親親子敦翁賢賢吾爾賞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語曰賢賢易色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言比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孔安國論語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其二萎葉涸流自喻也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番安仁河陽詩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畊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履農夫祿足以代畊漢書曰初與郡守爲竹使符也運傷往再遵塗歎緬邈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往再代謝陸機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沉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其三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荅劉楨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惟鳥異槩謂異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量焉楚辭曰一槩而相量也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宣遠爲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爲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京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對外內殊職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絲路有恒悲矧廻在吾愛其四絲路已見上文又絲或爲蹊也跬行安步武鎩翻周數仞廣書公孫瓚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爲跬空藥切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慎曰鎩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爲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歲寒霜雪嚴過午路愈峻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行矣勵今猷寫誠酬來訊其五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寫寫爾誠曹植與吳漢書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五言一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趣向也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今總駕搴玉英兮自脩爾雅曰陶喜也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其一韋昭漢書注曰悰樂也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兄謂靈運也漢書公孫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毛萇曰仳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韓詩曰眷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迴塘隱艫枻遠望絕形音其二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枻檝也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

經　草　構　鑾
草　梅　鑾

悲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楚辭曰沈吟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薤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其五酈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道源烏傷縣而今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音折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毛詩曰零雨其濛浮氛晦崖巘積素盛原疇爾雅曰重巘陳也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其四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雅曰佇久立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其五韓詩曰焉得萱艸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癭疢薛君曰諠艸忘憂也萱與諠通癭疢晉悔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徵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范曄中書蓋謂范泰也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爲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聖靈眷迴眷微尚不及宣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崑峯餘燎遂見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搖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衝飈已見上文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漢書曰尚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緣因緣也浮舟千仞壑總總萬尋巔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總琴賦曰青壁萬尋里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閩中安可避賢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躓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躓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躓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也三避三黜也躓音致事躓兩如直心愜三處日夜念歸旋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閩音旻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陸機

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絕交詩曰許由之巖棲**盛明濕氛昏貞休康屯邅**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邅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也周易曰屯如邅如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不否也**殊方感成貸微物豫采甄**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敝纏**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脩之沾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敝纏猶牽引也**曾是反昏園語往實款然**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也**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劉歆甘泉賦曰柱木雜而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毛詩曰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別也**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莊子南榮趎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乎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則物委蛇而同其波乎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也**夫子照情素揆懷授往篇**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揆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一首

五言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煙炎彊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顏山茶瑒之文章常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

之四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楚辭曰觀杪秋之遥夜**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軫**軫當爲畛畛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毛詩曰彷徨不忍去**顧望脰未悄汀曲舟已隱**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悄說文曰悄憂也精與悄通文子集畧曰汀水際平也**隱汀絕望舟鶩棹逐驚流**海賦曰鶩浪雷奔**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言遠別已爲抑歡千里遂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舸纜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許左望海中右傍長江也**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楚辭曰羣桂枝兮聊淹留**淹留徐時歡復增今日歎**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兮增新悲**茲情已分慮況迺協悲端**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爾雅曰巒山峯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蒼頡篇曰攢聚也**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楚辭曰久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里志曰剡縣有天姥岑剡植琰切姥莫古切**高高入雲霓還期邪可尋**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辛祐詩伐吳表曰

高山壽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朔淹 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爾雅曰瘵病也太玄經曰老子曰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 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 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 其一鄒陽上書曰至其聊(曉)飾末路應亭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 心胷既云披意得咸在斯 莊子善養曰余適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 淩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 說文曰帙書衣也 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 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 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其二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 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 爾雅曰延長也 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 遲猶思也果猶遂也 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其三風波已見上嘉音贈婦詩曰思而欲款曲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 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詩曰彼彼白駒在彼空谷 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 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其四陶寫也已見上文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 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 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 爾雅曰榹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州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取生也 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 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顧厚有忸怩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 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其五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燕嘗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文選卷二十五

文選卷二十六

贈荅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蓋寶毋希聲雖祕猶彰徹 老子曰太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聆龍聲九泉聞鳳窺丹穴 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說文曰瞰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 歷聽豈多工唯然觀世哲 孔安國尚書傳曰舒工官也 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 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言秋興賦曰狼厠朝列爾雅曰列業也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荃 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爾側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 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仲堪誄曰制門晝掩閑庭晏然 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 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 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 靜惟浹群化徂生入窮節

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

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

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屬猶綴也謝猶慙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五言 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閑塵紛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閑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側聽風薄木遥睇月開雲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卦驗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蕙化而爲茅又曰荃蕙化而爲茅屏居側物變慕類抱情殷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鵩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敘桓玄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逆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荅詩謝舍人之日

顏延年

皇居體寰極設險祇天工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壁衆星之環極洋赫羲以煒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兩闈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禮記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爲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廣雅曰鑒照也踟躕清防密徒倚惇漏窮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冲荅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伊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徒倚而遥思漏窮言曉也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愔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賈逵國語注曰愔痛也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榆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知汝之言有誠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何以銘嘉貺言對絲與桐言對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對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瑟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爲祕書監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爲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 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惟捷徑以窘步窘求賓切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寡立非擇方刻意籍窮棲 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强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 伊昔遭多幸秉筆侍兩閨 陸機荅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茁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 雖慙丹臒施未謂玄素睽 丹臒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荅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坐沸周易曰睽者乖也苦圭切尚書曰惟其塗丹臒 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 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詖諂佞也彼寄切方言曰奄遽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爲霾 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 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搴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倚岩聽緒風攀林結留蕙 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欸秋冬之緒風又曰畦留蕙與揭車王逸曰留蕙香草也 跂予望崤曷月瞻秦稽 跂子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崤毛詩曰曷月余還歸哉孔嶧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

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 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沉泥 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苟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沉泥 愆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 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 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右詩曰思還故里閭楚辭曰處玄舍之幽門 采茨葺荅宇翦棘開舊畦 鄭玄周禮注曰茨闔苫也又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貍翦其荆棘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 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 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偕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 親仁敷情昵興玩究辭棲 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 芬馥歎蘭若清越奪琳珪 吳都賦曰芬馥肸蠁說文曰歎息也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 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行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荅頌篇曰懷抱也

荅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爲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

水南曰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君子
登高駕塵軌實爲林楚辭曰竢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崇情無遠迹
清氣溢素襟思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沉
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竟鄭玄毛詩箋曰煩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
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狄藏冬發或春醞夏開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
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自也麥隴多秀色楊園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隴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幽衷可用慰翰墨久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爲條淑貺非
所臨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爲也誦以永周旋匪以代兼金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五言一部是宮城郡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結構謂結交構架以成屋宇也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
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曹子建詩曰鵾鳥赴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
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穆我素琴非君美
無度孰爲勞寸心毛詩曰彼已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惠而能好我問
以瑤華音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
金門步就見玉山岑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
勸曰排閶闔步玉岑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五言一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漢書曰李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
淮陽邪顧淮陽吏入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謝靈運南山詩曰凝此永幽棲連陰盛農節
籃笠聚東菑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籃笠緇撮毛萇曰籃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高閣當晝
掩荒堦少諍辭書掩已見上文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飈楚辭曰溢飈風而上征嘉魴聊可

薦淥蟻方獨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畧也釋名曰酒有泡齊浮蟻在上泡泡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夏李沉朱實秋藕折輕絲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夢在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坐歸徒可積爲邦歲已朞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兮聖時人爲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肅瑨音津聖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絃歌終莫取撫機令自嗤論語子曰游爲武成宰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機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嗷嗷令自嗤

蹔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爲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啟聞世祖敕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以寄兩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顧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兼葭蒼蒼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

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金波麗鳥度鵲映玉繩低建旌章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鵲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星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漢書曰栢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隔兩鄉軫馳暉日也眺至詩陽詩曰過客無留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南中八志曰交阯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楚辭曰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喻蜀父老曰猶鷦鵬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酬王晉安一首

五言—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稀爾雅曰梢梢耀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耀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櫞碧樹而冬生櫞則柚字也鴻雁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知也拂霧朝清閣日旰坐彤闈左氏傳趙鞅曰日旰日晚也矢說文曰旰日晚也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蔡邕

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安在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言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奉荅內兄希叔一首五言 顧氏家譜曰昭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遷太子大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躧履奉王孫 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爲王長門賦曰躧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 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 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爲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爲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 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 孟嘗翰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爲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 其一左太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翳桑郭涼溫喻貴賤也 殂落固云是寂蔑終始斯 但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蔑 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 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晨鵠鄰儔侶荷芰始參差 蜀都賦曰鴻儔鵠侶雖無田葉及蘭泛漣漪 其二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 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橈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而植禮遇殊特顒反疎簡私曜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乘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 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俊民用康俊與俊同 雖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 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壺議曰太民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爲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荅曹子建書曰塤簫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爲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 羽翼賦歌能妙絕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翩翩賦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 相如恧溫麗子雲慙筆札 西東雜記曰枚皋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故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恧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 駿足思長阪柴車良危轍 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袁臺彥荅杜育詩曰矯矯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曰臣賴君之賜駕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 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 其四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向秀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 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遣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爲

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秦兄昭王于寧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酬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之任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宜城濃醪君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西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君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

南山下臨此歲方秋 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 **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鸞奮翼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謖一首 五言

范彥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歸來 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曰後來修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周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 **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荊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蓽門荊竹織門也 **儐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 吳都賦曰儐從奕奕廣雅曰儐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刀劍以珠飾之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說苑請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徑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之** 顯謂晉平公曰吾鼎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車駕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

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 阮瑀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 **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 毅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 **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 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病也 **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 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爲友春別京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嵇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 **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 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 **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 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爲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五言一篇 古贈王中書融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 王融荅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爲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漢舊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皋虞後徙于臨沂 **逸翮凌北海摶飛出南皮** 徐幹居北海吳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儀** 劉楨

質遊南皮二人皆蒙殫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遼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悔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摶扶搖而上司馬彪曰摶圜也圜飛而上若扶搖也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菊何離離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之賈今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為古詩曰賤妾擬何為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五言 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彥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涿令行春反冠蓋滿川坻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出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部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為湄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哀傷贈答皆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煢煢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上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猥荷公叔舉連陪厠王寮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舉為郎已見開居賦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淺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村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二者升降在於俟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鶡冠子曰幹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幹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傜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

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縑也音消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岧嶤浩蕩或爲濟蕩音西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爾雅曰劭美也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要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人生不滿百頻如槁石火曾若截道飈爾雅曰頻光也毛詩曰子有鐘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昨日見火能幾時說文曰曾見也張衡舞賦曰曾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曾子說切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漢書曰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人爲之起冢立祠也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鱄曰在約思純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君子是則是傚毛萇詩曰恌偷也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畤不誤游魚動圓波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之以切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左氏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引領望京室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崇芒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遙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楚辭曰紛總總兮九州王逸曰總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鶩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僞也五戈切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敕功曹官屬多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袑音紹袑袴也曲蓬何以直託身以叢麻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李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爲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羲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曰赫羲盛也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遲徊思也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誼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興士鬱于中宇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

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道通衢之大道椅梓屬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韓詩曰緜緜瓜瓞瓞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也稻栽肅莽莽黍苗何離離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蒔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莽莽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期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詩曰迄至也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愼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徒懷越鳥忘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鳥巢南枝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秖攪懷歸志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攪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卷然顧輦洛山川邈離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乎烏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輦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輦洛墳塋已見西征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論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

五言 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蘿被廣隰爾雅曰蘿白蘿蒿也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歸雲乘憶浮淒風尋帷入傳毅七激曰仰歸雲愬遊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帷蓋卽同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卽爲深識之言也世故尚未夷崤函方險澁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武曰秦東有崤函之固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翔鳳騏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縶之維之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且少停君

駕徐待○戈戢既假爲彼人之辭故自謂爲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

赴洛詩二首

五言 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爲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度也楚辭曰游於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假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爲積非也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亹亹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群毛詩曰鳥鳴嚶嚶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佇立愾我歎寤寐涕盈衿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愾我寤歎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

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謂爲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階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劒遵銅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劒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祇肅舊禮銅或爲彫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多離悲心感物情悽惻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國語楚藍尹亹曰飲食思禮同憂思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憂苦欲何爲纏緜胷與臆列子曰畀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思好焉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胷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棄彼譽斯歸飛提提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陸士衡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江偉荅軍司馬詩曰羈絏繫世網遲退維灌繩說文曰嬰繞也永歎遵北渚遺思

結南津承歎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錄曰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綿纏綿已見上文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佇立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爲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不呼不能寐振衣獨長想新賦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五言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孫放詩曰矯迹出玄闕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門於東也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鵠鵠棲翔鳳之條繽曰立崇賢門於東也龍之川誠有所爲憤結也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周禮曰大夫玄冕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周禮曰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爲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鳳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遠遊已見上文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五言

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爲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奕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楊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轡也通衢已見上文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疎七命曰夸父爲之投策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緜緜之不可紆王逸曰緜緜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脩

塗異心念山澤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眞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淮南子曰全性保眞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眞王逸楚辭注曰保眞守玄默也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里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五言 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眞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左氏傳趙衰曰都縠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爲西也叩枻親月舫臨流別友生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舫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與闊皛皛川上平淮南子曰日暝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顒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曰通白曰皛皛明也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毛詩曰不遑假寐商歌非吳事依依在耦耕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卞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榮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爵也衡門茅茨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養眞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眞也衡門茅茨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五言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爲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闕暑理棹變金素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孤公述職舍於宗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涼暑隨節闌闕猶畫也金素秋也秋爲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刻植書曰肅呂素秋則落也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爲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辛苦誰爲情遊子值頹暮陸機赴洛詩曰辛苦雖爲心是辭曰歲紹紹其若頹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

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焉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交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

謝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懃遠度也

李牧愧長袖卻克慙躡步

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擲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擲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卻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躡步手足

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戚惡

言雖有疾苦不見棄遺也古良時已見上文左氏傳曰醜喪惡也杜預曰惡貌醜也

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

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況惟予有慕會音括撮租括切慙步米切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廬陵王也

空班趙氏璧從乖魏王瓠

言見珍同乎趙璧爲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爲其無用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能慮以爲大鐏當亦乎江海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掊謂擊破之也論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容也一瓠落大貌徐仙民戶郭切枵許喬切掊方部

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

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

言今遠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韓詩外傳曰夫人爲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違志似如昨一紀及茲年

廣雅曰違背也楊雄解嘲曰歷觀覽者茲年矣

緇磷謝清曠疲薾慙貞堅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疎曠也莊子曰薾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薾極貌也薾奴禮切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拙謂拙官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嵇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漢書曰初置郡守爲竹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

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洞沿

爾雅曰逆流而上曰遡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

岩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

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緜四百餘里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

清漣已見上文

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

海潮賦曰過江流川而概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莊丹子夏扶曰

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默默幽明故以爲恨 且爲樹枌榛無令孤願言 左氏傳曰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檟欲自爲觀也

富春渚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且汲富春郭 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楊出江中濤迅邁以遡流觸 遡山難辰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驚急臨圻阻參錯 遡流已見上文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 亮乏伯昏分險過呂 梁窔 列子曰列御寇爲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眩然有惝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之不能游也 不以塞爲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游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 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 平生恊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 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諾諾以報之 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 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莊子宛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蠖屈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 五言 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 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展皆適意也 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陁許慎曰陁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 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 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 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 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 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爲諫大夫不屈退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莊子曰任公子爲大鉤巨緣五十犗以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朞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不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若魚也 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

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 五言一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 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 懷雜道轉迥尋意景不延 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 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 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 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眞仙人變形也 想像崐山姿緬邈區中緣 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昆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臨陝 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 五言一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 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蘛平當述曰廣德當置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邪人也爲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 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 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皆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任故曰大也皆多智也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 禮記孔子曰恥名之浮於行也 廬園當栖巖卑位代躬耕 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岩栖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躬足以代其耕 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屏 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 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 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爵 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 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邴汜曼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邴汜字子平男娶友嫁既畢乃敕斷家事尚長字子平男娶友嫁既畢乃敕斷家客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荊 越絕書曰恭承嘉惠忠玄賦曰簡元辰而促裝柴荊已見上文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 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愧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爲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 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 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 理棹遄還期遵渚驚脩坰 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遄速也陸機越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坰 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 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 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 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王逸楚辭注曰搴采取也 戰勝

臞者肥止監流歸停戰勝明貴不如義止監明語不如嘿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胷臆後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即是羲唐化獲我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停渟也停與亭同古字通擊壤聲羲皇羲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后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時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哉

初發石首城一首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顗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雖抱中孚交猶勞貝錦詩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采色以成錦文也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十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日月喻大祖也高蘧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出宿薄京畿晨裝搏脅颸毛詩曰出宿于泲又曰莊子曰搏扶搖而上征颸已見上文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再謂前之永嘉今適臨川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若若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芒乎何之忽乎何適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入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賦越海陵三山遊湘歷九疑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疑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后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五言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辭曰涉江採菱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逐籍會稽故稱越客焉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廣雅曰款柳也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王逸楚辭注曰憤懣言已情憤懣也追情栖息時偃臥任縱誕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臥縱恣而傲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

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爲誰之所繼哉言不爲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ｏ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

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爲古旦切懷故巨新歡含悲忘春暎言春暎當喜爲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巨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氏笙篪賦曰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危柱謂琴也孫

入彭蠡湖口一首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聚廻合圻岸屢崩奔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狖之響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岳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縣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派乎潯陽靈物忝珍怪異人祕精魂孔安國尚書傳曰忝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乎精魂洛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溫言水玉溫潤也徒作千里別鶴演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逾甚故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五言

謝靈運

翔集此頃故華子爲稱也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穆天子傳曰河伯示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襟里弟子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桓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遯無不利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吁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遂登郡峯首邈若升雲煙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遊仙詩曰遊將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

滹沱淮南王莊子畧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恬充俄頃用豈爲古今然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爲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二十二日對此卷先有對者5錢氏宋本不同今一依錢本改竄亦有明知宋版之誤而不必從者亦依樣改

10蓋校書甚難不可以一知半解而斟酌去取

侯氏博物者裁定之上湖武

大清嘉慶丁巳元和顧廣圻讀如前卷牀脚之此

卷小雅忍馮氏不能自守其說也

文選卷二十六終

文選卷二十七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詩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荆山一首

路一作洛

丘希範旦發魚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古詞君子行一首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荆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傳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艱 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曰跼可畏懼之言也 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 吃籍詠懷詩曰朱鬣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閒 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 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在昔輟期運經始闢聖賢 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碑曰應期運之數抱扑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闊五百歲 伊瀍絕津濟臺館無尺椽 伊瀍二水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 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王猷升八表嘵行方暮年 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韓虞尚書令箴曰陰補我衮闕 我王猷毛詩曰嘵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 陰風振涼野飛雲沓窮天 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李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 引猶進也漢書曰上置酒沛宮 隱憫徒御悲 威遲良馬煩 楚辭曰隱憫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倭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 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換 言當歸來而更數有所往而換本期 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言已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五言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 楚辭曰登石巒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 昔邁先徂師

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群陸機赴洛詩曰振徒陟崇丘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息徒顧將久極望梁陳分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隴填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說文曰扃門之關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相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曷為久游客憂念坐自殷毛詩曰憂心殷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五言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自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莫南服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莫高山大川孔安國曰莫定也三湘淪洞庭七澤謁荊牧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經途延舊軌登閶訪川陸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閶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陸機荅張士然詩曰余國水鄉地

氏春秋注曰鄉國也地險已見上文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邦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尚書曰荊州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含儒檻而邦倚懷舊賦曰前瞻大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荊臺司馬子期諫曰荊臺左洞庭右彭蠡荊或為京囿于有切清霧霽岳陽曾暉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風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河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遡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起伏即倚伏也存沒竟何人煙介在明椒楚語篇曰煙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藝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五言 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江賦曰駭溯浪而相豗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廣雅曰遒急也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鷗水鳥也登艫眺淮旬掩泣望荊流漢書音義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擢處也楚辭曰長大息而淹涕

姿字顧補記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絕猶盡也俟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誰念之古節貽此越鄉憂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曰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五言　酈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江路西南永歸林東北驚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孤游昔搖已屢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游非情歎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楊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游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南知躑躅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秋臨躑躅塵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多饗不與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大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朞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詩一首五言　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早雲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屢然棲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子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紛紛上下青雲能池陂陁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毛萇詩傳曰木曲曰樛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八王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得也鼯鼠已見上文渫雲已漫漫多雨亦凄凄魏都賦曰窮岫渫雲日月常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楊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紆屈也一曰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迷聲類曰窅遠望也於鳥切安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丹梯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丹梯我嶠既小魯登蘇且懷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五言　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沐休未嘗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謝玄暉

薄游第從告思閑願罷歸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灋文將退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牧乘集有臨灞池遠訣賦應劭曰伊川今河南郡是昭曰有河洛伊瀍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毛詩曰葭菼揭揭毛萇曰葭蘆也菼亂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田鶴遠相呼沙鴨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牧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古詩曰淚下沾衣裳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嵇康秀才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蘊景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闈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閉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五言一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渡道也

謝玄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白日麗飛

甍參差皆可見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洪池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為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予旋歸哉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盧諶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縝黑也古詩曰還顧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曰鬢黑髮也縝與鬢同

京路夜發一首五言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牧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鷹裝尚書曰戒車三百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寥落星稀之貌也字書曰泱漭不明之貌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故鄉邈已夐山川脩且廣班固燕山銘曰夐其邈兮亘地界陸機赴洛詩曰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敕躬每跼蹐瞻恩唯震蕩曹子建聖主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梵辭曰心休暢而震蕩行矣倦路長無

由稅歸鞅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韁也又曰韁柔革也鞅於兩切韁都達切

望荊山一首五言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荊楚之境也盛弘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南關繞桐柏西岳出魯陽尚書曰導淮自桐柏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寒郊無

酉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說文曰撓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之大貌也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玉柱空掩露

金樽坐含霜袁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柰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一聞苦寒奏

再使豔歌傷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旦發漁浦潭一首五言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漁潭赤亭已見謝靈運富春渚詩擢歌發中流鳴鞞響谷隍

馬融廣成頌曰發擢歌縱水謳字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正曰隍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斬絕峰如狀張衡七辯曰蹊路詭怪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將成洲也藤垂島易陟岸傾嶼難傍說文曰島海中有山劉淵林吳都賦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說文曰傍附也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疎曠也坐嘯音昔有委臥治今可尚坐嘯臥治並見謝玄暉在郡臥病詩

早發定山一首五言—梁書曰約爲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夙齡愛遠壑晚涖見奇山毛萇詩傳曰涖臨也標峰綵虹外置嶺白雲間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音戔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逸曰全香草以喻君子春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仙人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

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五言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

沈休文

春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 廣雅曰珍重也 洞徹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 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 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 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決赦春秋曰禹周行宇內蝎洛涸濟歷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 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 紛吾隔顒顒滓寧假濯衣巾 顒滓謂去京師顒塵之地以往東陽自然隔流貌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願以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雜子曰潺湲水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降十一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程不識擊匈奴明軍平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 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 非所聞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曹操爲丞相故曰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虔賈新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 漢書曰獯鬻虐老獸心服虔曰獯鬻堯時匈奴號也 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 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淵淵溪左氏傳晉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 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滋肥 杜預左氏傳注曰飫厭也說文曰饒飽也 徒行兼宋還空出有餘資 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拓地三千里往返速如飛 庾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也 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 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 毛詩曰薄言旋歸 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 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雉自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雉其憚爲人用乎與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相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

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爲祭主也揮當爲輝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 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迴輿而趣爲操曰翺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爲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粲從征吳作此四篇 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泌彼東南 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坰 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禖倚舟檣眷眷思鄴城漢書公孫獲曰累足撫禖埤蒼曰檣帆柱曰檣韓詩曰眷眷懷歸 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曰垤蟻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也苦婦人則歎於室垤徒頓切 日月不安處誰人獲常寧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 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在竭忠貞左氏傳欒盈曰陪臣畫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苟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挺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夙夜自忭性思逝若抽縈廣雅曰忭也 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東觀漢記曰賈復繫青犢於射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發谷 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 蟋蟀次岸鳴孤鳥翩翩飛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蟋蟀也 征夫心多懷懷愴人令吾悲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說文曰防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迴身赴牀寢此誰當告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 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 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 逍遙河是上左右望我軍毛詩曰河上乎逍遙 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爲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曰舫併舟也又曰艘船總名也 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 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鞠躬中堅內微畫無

獨 受 寘 搦 心搖搖 木 爲 植 植

所陳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爲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漢書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雖無鈆刀用庶幾奮薄身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鈆刀一割之功班孟堅荅賓戲曰溷朽摩鈍鈆刀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冦千里無煙火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高誘淮南子注曰聚水曰榛藿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鵠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客子多傷悲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犬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韓詩曰肅肅兔罝施於中逵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馗九交之道也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毛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四首

顏延年

寅威寶命嚴恭帝祖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炳海表岱系唐胄楚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爲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境靈監睿文民屬睿武曹植雜友詩曰靈鑒無私奄受敷錫宅中拓宇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斂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燕然山銘曰亘其邈于亘地界曹植玄暢賦曰罄天壤而作皇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月窮來賓日際奉土甘泉賦曰西壓月骶東震國域服虔曰音窟兔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爲窟曹植玄暢賦曰絕日際而來王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歸疆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六典聯事九官列序周禮曰以官府之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一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徒棄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禮官也有牲在滌有絜在俎周禮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

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 薦饗王衷以荅神祐 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 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 禮記曰維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皇乎備矣有事上春 漢書郊祀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種稑之種 禮行宗祀敬津郊禋 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

德 鈞記德 寀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廣樂矣 陟配在京降聽在民 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禮詩曰后王命冢宰降聽于兆民 奔精昭夜

高燎煬晨 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晉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禋於太一 陰明浮爍

沈縈溟淪 言宋爲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沈縈所祭沈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縈祭名也 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呂安獨髏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釐福也 月御案節星驅扶輪 月御案節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御爲之案節星驅爲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風翊翊其扶輪 遙興遠駕曜

曜振振 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振盛貌遠駕神駕也

樂府上 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二首

古辭 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 卿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爲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邊草緜緜思遠道 言良人行役以春爲期期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辭注曰緜緜細微之思也 遠道不可思

夙昔夢見之 廣雅曰昔夜也 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 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 但入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乎皆不能爲言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如何 說文曰跪拜也 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在何長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長門賦曰屣履起而彷徨
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颻毛萇詩傳曰閨閤內門也
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
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

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也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春淮南子曰光暉萬物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焜黃色衰貌也胡本切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

怨歌行一首

五言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漢成帝初即位婕妤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費

婕妤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絹天子為三官服也 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蒼頡篇曰懷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 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也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樂府二首

短歌行

魏武帝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狂俠學孝廉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文帝追謚曰武皇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東字仲寧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聖立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如酒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毛詩小雅文也

莘莘北鹿得蒲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莘蘋蕭也

可斷絕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不可絕也說文曰掇拾取也猪劣切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恩 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帀何枝可依月明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王不厭人故能成其衆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五言 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謂之摧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毛詩曰雨雪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也 我心何怫鬱思欲東歸楚辭曰怫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鄉也 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楊雄琴清英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檐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莊子曰檐囊而趨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樂府二首

此首在後

善哉行四言 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 露沾衣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野雉群雊猴猿相追毛詩曰雉之朝雊 還望故鄉鬱何壘廣雅曰壘重也 谿谷多風霜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木勿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 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迴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毛詩曰載馳載驅歸言衛疾楚辭曰聊嫮娛以忘憂又曰罷言出游以寫我憂

世首在前

燕歌行 七言 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它皆類此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 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群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 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鄭文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

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它方 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口簟切

賤妾煢煢守空房 煢單也

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 古詩曰淚下霑衣裳

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冷清商

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 雒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

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何梁 史記曰牽牛爲犧牲其旦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樂府詩四首 五言

箜篌引 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箜篌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也

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言時美物曰珍聲類曰宰治也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楚辭曰使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妹屬陽阿主家學歌舞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禮記曰吾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吾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王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史記曰平原君呂子金爲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

謙謙君子德聲折欲何求 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零落歸山丘 舞賦曰耀華屋而燈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道零落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道終也

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美女篇 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 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鐶 攘袖卷袂也鐶釧也

頭上金爵釵曜佩翠琅玕

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張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也珠也大秦國珍之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耀長嘯氣若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慎子曰毛嬙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祝曰懷秀女使不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開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神女賦曰羅乎若曰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楚辭曰聞雀人兮召子眾人何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蘇武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哀蔡雍霖雨賦曰中霄夜而歎息

白馬篇

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說文曰羈絡頭也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幽通賦曰雉朔野呂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家語孔子曰肅慎氏貢楛矢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二枚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凡物飛迎前射之曰接猱後屬也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螭猛獸也巳見西都賦方言曰剽輕也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患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接鮮卑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猶頌篇曰淩侵也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不若王子城也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

名都篇

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陸賈寶劍論衡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漢書眭弘少時好鬬雞走馬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鄭玄曰搢捷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毛長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兔也餘

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毛詩曰鳶飛戾天鄭玄曰鴟之屬也觀者咸稱善衆心歸我妍舞賦曰觀者稱麗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膾鯉臛鵬胎鰕寒鼈炙熊蹯毛詩曰炮鼈膾鯉蒼頡解詁曰鵬少汁膗也子充切鹽鐵論曰前魚切肝羊掩雜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爲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臑熊蹯不熟鳴儔嘯匹偲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蹴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蹴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子宦客辯士說王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舞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

王明君辭一首五言并序

石季倫臧榮緒晉書曰石崇字季倫渤海人也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遇害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瑟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爲公主以妻烏孫焉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之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內傷沾纓已見郭璞遊仙詩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魏武帝苦寒行曰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延我於穹廬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燧後乘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濕珠纓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勉無令五內傷沾纓已見郭璞遊仙詩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墻以肉爲食以酪爲漿居常土思故鄉心悲愁令奈何漢書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姝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姝類異類也李陵答蘇武書曰但見異類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皋立爲復株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難言罪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爲苟生今與汝爲苟義也獨難賈誼弔屈原曰吁嗟楚辭曰蓄怨兮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胷憤盈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飛也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毛詩曰佇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昔爲匣中今爲糞土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

木槿朝華暮落也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

君子行

古詞李善本古詞告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于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嘉慶乙丑九月二十三日初更校第九本畢

丁巳五月廿六燈下讀澗蘋

ETD